



突发的疫情使我想起汪老
的生死观。他常说,活着多好,
对生十分依恋,坦然待之。又
说:“人大概隐隐中有一种对
生命的恐惧。”(《汪曾祺全集》

汪老的生死观

□ 陈其昌

卷4《风景》)这就是汪老的生死观。对生的留恋
与对死的惧怕交织在一起,伴随他的一生。

生死不由己,生活自己定。汪老对待生活是
一种热爱、自信的态度。《多年父子成兄弟》自不
必说,与子女孙女没大没小也是常事,任女儿、孙
女在他头上扎辫子,他照样“下蛋”。“六一”儿
童节到了,老师布置汪明一个任务,请汪老写个朗
诵词,用于篝火晚会。晚会上,几十个孩子一齐
吼:“六一又来临,篝火放光明。奔腾的苗火,跳
跃的火星,就像少年激动的心……”孩子乐了,汪
曾祺的童心在激动少儿的心。顺境中如此,逆境
中如何?汪老在《两栖杂述》中说:“在任何逆境
中不能丧失对于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能
丧失对生活的爱。”一个成天悲悲戚戚的人能热
爱生活吗?能长寿吗?

重视生命,言行不一。汪老在《祈难老》中引
用古人言:“鸡猪鱼蒜,逢着则吃;生老病死,时至
则行。”他认为,这样的态度很可取法。他亦说
过,阎王来招我,我自己去,不要小鬼来拿。他在

《西山客话》中借古人面壁、参
禅,抒发情怀:“以随心、随意、
随缘的态度,倾听生命的真
谛,是人生的至高境界。”他又
将黑格尔的“美是生命”,变成
逆命题“生命是美”。既然如此,汪老理该按《难
老》《祈难老》中的要求,人不可能不死,只求慢慢
地老,有病遵医嘱,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而汪老
对待病、对待死,似乎有点纸上谈兵,行不应心。
他在《我的世界》《七十五岁》中分别写道:“我
在这个世界上走来走去,已经73年,我还能走多
远?多久?”“活到七十岁就算够本。再活就是白
赚,能赚多少岁,不知道。……有几年算几年。”

在实际生活中,汪老也意识到酒对一个病者
(当然要看什么病)的危害,1993年,他写给胞弟
海珊的一副对联的上联便是“断送一生唯有
(酒)”。既然如此,汪老又为什么要说:“如果让
我戒了酒,就是破坏了我的生态平衡,那样活得
再长,有什么意思。”这是绝顶聪明的作家汪曾祺
的科学水平尚在幼儿园阶段,还没开窍。汪老晚
年,脸色发黑、目光呆滞的时候,他的生命站到了
人生的边缘。偏偏在《烟赋》一文中直白地表达:
“宁减十年寿,不忘红塔山。”呜呼,逝者已去,无
可奈何。

做“汪氏家宴”以飨汪迷,必须
奉献真正的汪家菜。

祺菜馆开业之前,我们团队深
挖“汪曾祺吃过的,做过的,写过的
那些菜”,向汪曾祺长子、祺菜馆名
誉总经理汪朗先生讨教,向汪曾祺研究专家
们请教,甚至寻访高邮的民俗专家。最后,
我们深挖到1920-1939年的高邮与汪家。

汪老在《我的祖母》中写道:“祖母是个
很勤劳的人,一年四季不闲着。做酱。我们
家吃的酱油都不到外面去买。把酱豆瓣加
水熬透,用一个牛腿似的布兜子‘吊’起来,酱
油就不断由布兜的末端一滴一滴滴在盆
里。这‘酱油兜子’就挂在祖母所住房外的
廊檐上。逢年过节,有客人,都是她亲自下
厨。她做的鱼圆非常嫩。”

从这段文字中,可见汪老的祖母是一个
很会做菜的人。祖母是谈人格的女儿。谈
人格是同光年间本县最有名的诗人,一县
人都叫他“谈四太爷”。汪老的文中提到过:
“祖母是吃长斋的。有一年祖父生了一场大
病。她在佛前许愿,从此吃了长斋。”想必祖
母的勤劳和修养,跟她所生长的书香门第的
环境是有很大关系的。

素什锦是一道老菜,在当时的斋菜中规
格顶尖,一般人很难吃到。汪家在当时家境
不错,汪曾祺深得祖母喜爱,素什锦应该吃
过。否则,他的散文《菌小谱》中就不会有这
句话了:“口蘑宜重荤大油(素什锦一般只
用香菇,少有用口蘑者)。”

祖母、吃长斋、观音庵、素什锦……这些
关键词联系起来,“祖母斋”这道菜名也就
自然而然。以此道菜来表达汪老对祖母的
怀念之情,也就再恰当不过。

祖母斋

□ 侯惟峰

在制作这道菜之前,我们和
大厨做了大量的采访和讨论。受
教于寺庙的老方丈,也问过年长
者。所幸的是,作家王干和王树兴
都吃过这道菜,提供了传神的菜品
描述和味觉感受。我们最终确定祖母斋的
主料为:香菇、金针菜、笋片、红枣、银杏、黑木
耳和素鸡这八种;辅料:应时的红薯、胡萝卜、
菱角、芋头等;调料只用纯正的香油和黄豆
酱油。

祖母斋里香菇和红枣是味道的灵魂,香
菇我们挑选了干香菇,红枣选用了河北沧州的。
干香菇的香味浓郁,但一定要用冷水浸
泡,汪老文章里说,这样才入味儿。把洗净
的香菇用冷水泡大半天,等到清水成了暗
黄色,香菇都像小伞一样打开,菇香会更浓,
直扑鼻尖儿。红枣也有特别的处理方法。

祖母斋的制作方法再简单不过,很家
常。只是所用的水必须是第二道泡香菇和
红枣的水,否则味差很多。要注意的是,金
针菜要几根扎在一起,这样不会太乱,也方
便夹菜;板栗和银杏千万别用成品罐头的,
那样的口感不好,一定要买新鲜的回来剥。

这一道并不华丽的祖母斋,自汪氏家
宴菜馆开业以来,总共做过527份。品尝过
这道菜的有本地人,也有外地游客。各种
食材的味道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让
人回味无穷的香气,令人下箸不停。对
有些人,这道菜是乡愁,或者能够勾起
儿时的回忆。

惊艳这道菜的食客,会打破砂锅——
问(纹)到底,想听一听这道菜背后的故
事。每一次重复的讲解,我们都不厌其
烦。看到他们听得那么入神,我们有自
豪感,也很有成就感。

黄开榜与高邮采子粥

□ 朱桂明

“采子”是江苏扬州、泰州、南通、盐城一带
方言词汇。它相当于普通话里的“糝子”,指谷类磨
成的碎粒。采子种类很多,最常见的是米采子、大
麦采子、玉米采子。

乡贤汪曾祺在一篇以高邮为地域背景的小说
《黄开榜的一家》里这样描写:“两家评理,和
黄开榜本不相干,谁也没有请他,他自己搬张
凳子,一屁股就坐了下来……他一面大声说
话,一面大口吃包子……他一人能把一笼包
子——十六个,全吃了。灌下半壶酽茶,走
人。这十六个包子可以管他一天,晚饭只
要喝一碗‘采子粥’——碎米加刺
刺了的青菜煮的粥,本地叫作‘采子粥’。”

小说里的采子粥,主要食材显然是米采子。
米采子,就是汪老说的碎米。碎米用大米加
工而成,过去高邮城里有人专门做这种生
意。因喜欢喝采子粥的人不在少数,故生
意做得很红火。

按照标题之顺序,咱们一起来聊聊黄开榜
与高邮采子粥。

黄开榜很有个性:一口气吃下这么多包
子,不难过吗?肯定难过。难过归难过,但
吃的是人家的,不吃白不吃,吃了可省一
天饭食钱。这样看来,黄开榜性格上有点
“痞”,手头里更是有点“紧”。一口
气吃下这么多包子,晚上就只能喝点
易于消化的粥了——此为常识。喝粥就
喝粥了,

老庄地离我住的地方不足二
百米,原来是高高的土墩子,现已夷为
平地。老庄地上面曾经有几间老屋。
那些老屋,载满了过去岁月父亲的辛
酸与无奈,也载满了我无限的快乐与
梦想。

我怀念老庄地周围那清新怡人的环境。
老庄地右边有条小河,夏天将身体整个
泡在河水里,心旷神怡地听频频的蛙
鼓和狗吠、鸟鸣。微风过后,颤动的
水波揉碎了树木的倒影。岸边斜坡
上满是成熟的毛豆荚,一簇簇挤在掉
了叶的豆秸上,毛茸茸、鼓胀胀的,包
裹着农家沉甸甸的喜悦。爬上岸来,
把头枕在河边绿茵茵的草地上,什
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
自己是自由人,躯体与灵魂似乎一起
消融、扩散、虚化……

老庄地前面是长满芦苇的方塘,方塘
里有各种小鸟,小鸟在苇丛中做了
许多窝,窝里有小小的带着花纹的
鸟蛋,有些窝里还伸出小鸟黄黄的
尖嘴儿。一到夏天,那里面就是我们
小孩的乐园。

老庄地周围栽着许多树,有榆树、刺
槐、楝树、泡桐、桑树、柳树……还
有些自生的叫不出名的杂树。父亲
栽这些树各有其用:刺槐和榆树可
用来做家具的腿,因为它们木质坚
硬,身骨重,支撑稳重;泡桐、楝树
可刨板做家具面,因为它们不易虫
蛀;桑树叶不仅可以养蚕,由于生长
缓慢,木质非常结实,一般用于锯
把以及耕田的犁头等负重工具;于
于柳树,则一般作柴火烧。噢,又
有一棵大桃树,每年秋季桃子结得
又多、又大、又甜,非常可口。我
们常爬桑树采桑葚吃,满嘴牙都变
成紫色,一照镜子,自己都乐了……

在老庄地最不能忘怀的是夏天的傍晚。
夕阳像羞涩的姑娘,将她美丽的面
庞躲藏在树林里,将她的余韵罩在
炊烟缭绕的老庄地上。饭后的人
们,拿着蒲扇,坐在搁在我家门口的
门板上,用麦壳燃起烟,驱赶着嗡嗡
的蚊子,讲述着每天

为何偏偏要喝采子粥?这里不妨依
据汪老的注释,还原高邮采子粥的
制作过程:青菜洗净切碎——下
油锅煸瘪——放水撒盐烧开——
边余碎米边用铲子搅。如此这般
制作出来的采子粥,自然是非常好
吃的。事实也正是这样。此粥上
桌,热气腾腾,氤氲着油香菜香
米香。喝一口,还透着点鲜。俗
说“淡而无味”,撒了盐,沾一点
咸味,要不鲜都难。小时候盼过
年,平时不得吃,过年就拼命地
吃;两天一吃,不想吃了,见到食
物就泛。这种现象,在高邮叫做
“年饱”。“年饱”之后,母亲一
定会余采子粥。哈,灵了,一喝一
大碗!采子粥助消化,开胃口,
花钱又不多。这一点,黄开榜一
定是心知肚明。黄开榜作为一个
娶了本地老婆的外人,在高邮呆
的时间长了,他已经完全适应了
这里的生活,正所谓“久处他乡
即故乡”。如此看来,黄开榜不
但能吃,而且会吃。其实,黄开
榜会吃,就是汪老自己会吃!“
只要喝一碗‘采子粥’”里流露
出来的淡淡之“赞许”,不难品
出。

都说汪老是“千年文狐”,一点
也不假。一篇小说,塑造出一个
令人难忘的文学形象黄开榜,还
让人记住了了一道高邮美食采
子粥。这就是汪曾祺,“人间送
小温”。美食在他的笔下,大多
像采子粥一样,如蚬子、螺蛳、
荠菜、萝卜、茨菇、咸菜等——
不值什么钱,穷人常吃,也吃得
起。

都有新鲜故事,当然,神啊、鬼
啊的山海经也没少侃。伴随着果
树脉脉的香气和此起彼伏的蛙
鸣,庄上的贾老师又拉起了二胡,
悠扬的乐曲,和着静夜的清幽,
夹着晚风的吟哦,带着人间的温
情,默默地化成歌、融成诗……

老庄地上的老屋共四间,大门朝
东。屋里陈设极为简单,堂屋放
一张“姜柜”,一张大方桌,四
条大凳,已占去了半个地方。堂
屋的左边是父母的房间,一张不
算宽的带边床,床头有一张散发
樟木香的旧衣橱,床前还有一张
带着三个抽屉、刷着紫红漆的桌
子,这既是母亲的梳妆台,也是
父亲的保险柜,父亲的一些家私
就放在里面。抽屉天天锁着,我
一直很好奇,总是想打开。终于
有一天,父亲当着我的面打开了
神秘抽屉,我很开心,急忙翻找
起来,玩具没找到,却发现了一
枚翡翠的私章料,父亲见我喜
欢就爽快地给了我。我爱不释
手,用布包好,放在自己的小木
箱里,经常拿出来抚摸把玩,直
到现在还完好如初。堂屋的右
间就是我的卧室,很小,它和厨
房只隔一面板壁,很暗,仅有一
个小窗透进一点亮光。我床头
的墙上挂一盏用墨水瓶做的煤油
灯,一到晚上我就点起小灯看
各种有趣的书,有连环画,也有
大部头的书,《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林海雪原》《水浒传》
《西游记》等。灯光虽微弱,却
丝毫不影响我读书的兴趣。我
的卧室右边是厨房,灶台旁放
一个三层碗柜,碗柜旁放一只大
水缸,每天早晨父亲把缸里的水
挑得满满的。

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家,我
却非常喜爱。我经常收集香烟
纸壳,把它们贴在墙上,一张一
张内容丰富、五彩斑斓,最抢
眼的要数墙上贴的一排排整齐
的奖状,那是在贫苦的日子里
支撑父亲的希望,也是我飞向
梦想的翅膀……

后来,我到镇上读中学,接着
参军,再后来教书,搬离了老庄
地……

难忘你啊,老庄地!

老庄地

□ 张长龙

重读秦观《江城子南来飞燕北归鸿》

□ 吴忠

苏东坡“乌台诗案”殃及池鱼,作为“苏
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受到牵连,春风得意、
仕途正处于上升期的他陡遇疾风暴雨,从此
命运坎坷,被一贬再贬。苏东坡与秦观,一个
豪放派掌门,一个婉约派代表,落到“同是
天涯沦落人”的地步。两大才子惺惺相惜,
虽然历经十多年未能见面,不断靠鸿雁传书
联络的师生感情却没有一丝改变。原先是
满头青丝,意气风发,现如今已成两地相
思两鬓染霜的两个糟老头。终于有了机
会,苏轼三年(1100年)四月,秦观被
移衡州,苏轼也被获准内迁,52岁的
秦观舟车劳顿,去看望64岁的苏东
坡。一对落难的师生,久别重逢,老泪
纵横。秦观为此次见面作了这首《江
城子》:
南来飞燕北归鸿,偶相逢,惨愁容。
绿鬓朱颜重见两衰翁。别后悠悠君莫
问,无限事,不言中。
小槽春酒滴珠红,莫匆匆,满金钟。
饮散落花流水各西东。后会不知何
处是,烟浪远,暮云重。
在这首词中,秦观说:我们就像从南
飞来

大集体时,我们家乡引种过紫穗
槐。紫穗槐可以用它的宿根移栽,可
以用它结的种子播种,也可以剪枝扞
插。我扞插过它——将它的茎干剪
成一段段的,有筷子长,插在河滨
等隙地里面。别担心它不活,它像
杨树树枝子一样,落地就生根。
当年生产队里栽种它,不指望它成
材,派上什么大用场。它是灌木,高
不过成人的个子,指头粗的枝条,成
不了大器,打不了家具,做不了栋梁。
但它也不是一无是处,乡亲们栽
种它,自然看好它的优势。

一是——它的叶子是上好的肥料。
一年可采摘两三次。因为它特能长
叶子,从根部长起,一直长到顶部,
一根柔柔的枝条,要生出好多叶子。
采摘它的叶子很容易,在行的人
会这样做:左手抓住一枝条的头,
右手的虎丫顺着茎干,由上而下地
捋去,一直捋到根部,一根枝条就
能捋一大把。捋过叶的茎干,除
了一个嫩头,个个都是光杆儿。捋
它时,它会发出一些气味,流出一些
灰紫的汁液。它发出来的气味不
太好闻,比折断杨柳枝发出的青
涩味还难闻,有点恶臭味,或许这
正是它成为好肥料特性的。它的
灰灰的汁液,有黏性,沾到人的
皮肤上,一道道的,像人出血后形
成的累累伤痕,一时半会是洗不
掉的,沾在衣服上也是,要洗几
水,痕迹才会渐渐消失。捋下来
的叶子和红花草、苕子、苜蓿等
绿色植物一起,

紫穗槐

□ 秦一义

用河泥糅合起来,俗称草草糞,经
过若干天的堆置发酵,栽秧时下到
田里作秧苗的基肥。出肥时,臭烘
烘的。庄稼喜欢呢!

二是——它的枝条不同于别的
灌木,它几乎不分叉,只一丛一丛
地立在河岸上,像芦竹一样挺拔,
又似芦竹一样泼皮。初夏开着深
紫色的花,一穗穗的,每穗花有
四五寸长,随风摇曳。这大概是
它名字的由来吧。它的柔柔的枝
条具有杞柳一样的韧性,是编织
的好材料。

只要它立足大地,就年年给你收
获。收获它的叶子,收获它的茎干。

深秋或初冬,它像落叶植物一
样,不再生长叶子,生产队就安排
人割紫穗槐,只留下泥土下的根,
好让它春风吹又生。割下来的枝
条,按人口分到户。农户用分得
的紫穗槐编筐、编篮子。

改革开放后,农民种田越来越
依赖化肥,不再向“海陆空(捞水
草、锄旱草、抹树叶)”要肥料,
紫穗槐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之前我家屋后河坎上的大树下
面长着一丛紫穗槐。它从何而来
?是风媒?是鸟媒?不得而知。
起初是瘦弱弱的几茎,年年割,
年年长,根越冒越多,枝条儿越
长越多,几年工夫,就长成蓬蓬
的一大丛了,每年都能收割一大
捆的。除了编筐、做篮子,就是
当柴火烧锅。2013年,村庄改
造,河岸统一绿化,这丛紫穗槐
被挖掉了。

有用的东西就是让人难忘,比
如紫穗槐。